畫學心印

山水以氣韻生動爲第一故六法以氣韻始

凹凸二字最爲畫中

畫學心印

卷三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畫眼

明　董其昌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

妙用會得此旨思翁不能擅美於前也參透惜墨潑墨四字畫中巧妙迎刃而解

作畫能集諸家大成何患不出人頭地

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

此卽以造化爲師非尋常學力所能到

一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為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筆須巧拙互用自然絶去甜俗蹊徑正與思翁之旨相合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絶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寛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荊關下逮黄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

畫家惟樹木須擷取諸家之長乃能美備非若皴法位置必守門庭也

畫家必胸有邱壑自然靈氣貫通無扭捏

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隽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

堆砌之病矣虛實詳略處慧心人自能變通之

能分能合方爲好手

畫樹祕訣細心參之

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轉折二字最為畫樹妙用解此自無板木之病

樹要四面有枝方得八面玲瓏之妙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祕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為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為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

筆法秀峭
一切甜邪
俗賴之病
掃除淨盡

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卽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樹一切均要有凹凸之形方人三昧讀此可想見氣韻生動之趣

畫無筆迹正藏鋒不

作畫凡出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

露之意元四大家皆宗此旨書畫實一理也

此則宋趙希鵠論載洞天清錄

如此方爲純詣乃能

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硏師友造化能

筆墨妙天下

用墨能參透此意自

為摩詰而後為王洽之潑墨能為營邱而後為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鉤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

然生動盡致

確論

思翁拈出大是妙諦

右丞法派至元四家

墨焦墨畫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註腳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

而大備文沈後惟思翁獨得倪黃正傳婁東派實為思翁法嗣

畫家筆墨原不過陶寫性情以發舒胸中逸氣如刻畫細謹受

覓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

制於造物
是自肰其
生機也

學古人全
在得其意
如徒拘守
形迹終無
入路

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
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
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
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
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
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

右丞創爲渲淡早開元人門戶猶倪黃派演董巨質爲思翁先聲此中轉關有非人力所能強者

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构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贊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閒然知言哉

吳道子偏於骨故謂之無墨項容偏於肉故謂之無筆骨肉停勻即是有筆有墨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

筆墨精妙方能爲山水傳神

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綱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苕霅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

荒率蒼古
元人妙境
雲林尤擅
勝場

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如此畫境自然生氣遠出變幻滅沒不可端倪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葢畫中烟雲供養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葢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

畫樹能領取其妙自然運實於虛化板爲活

華源晚年脫去舊習獨師造化所由與李營邱並駕

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每朝看雲氣變幻絶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

樹木須要寄其境地相宜方爲合格此等處最當留意

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嘷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

畫樹之竅全在生枝發節處曲直不可過於顯筋露骨以渾化出之則盡樹之妙思過半矣

章法能得分合之妙

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榦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

自無堆砌之病

鈎勒皴染陰陽向背色色精妙方是有筆有墨

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

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

畫中點綴均要得其神趣筆墨方是擅場

昔柳之妙不離此種種學者能細心參透

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眞。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

斯無遺憾

古大家各有習尚不得相混

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

右丞畫總以皴法眞染爲上品法備趣足允爲百世宗匠

輿寫苕霅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檇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其有右丞妙

墨戲三昧不能追蹤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米老畫全以趣勝每多率易處故學米者必以董巨爲宗

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卽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眞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

高尚書深得米家精蘊其氣韻魄力實高出諸家上

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輙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眞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谷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

甲戌秋見一山樵紙本中幅筆情縱逸風韻蕭疎仍未脫文敏規格市賈索價太昂交臂失之深可惜也雲林之不可及在能萃諸家之長自成一

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泝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邱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

局

近得迂翁畫幅筆墨簡淡一種蒼莽之趣如在雲霧中不可捉摸真絕詣也

米之顛倪之迂皆卓

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開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

雄千古

思翁書骨格純乎右丞而更參之以董米故用筆用墨之妙爲諸家莫及

皴法必要數十年之

人而已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

苦功方能入妙初畫好手亦是可觀其所以異者全在皴法上分別耳

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眞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

思翁賞鑒眞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之識

思翁賞鑒其自負處

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淸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

正其自得
處也

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淸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峰石色迥出天

世有伯樂自然有千里馬居今之世而欲求有丞營邱眞跡誰則信之然天下之大有精鑒而篤好者亦未始不可相遇也

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眞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眞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況右丞蹟乎余在長安閱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

畫家右丞與書家右軍皆獨絕下古

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覯頃

惠崇巨然畫眞匹敵然近世但知有巨然想惠師遺跡世人少所見耳

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眞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北苑瀟湘圖最爲神妙之跡試此令人神往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庵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

觀此可想見營邱山水之勝

奇古荒率倘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臠者余何幸得卧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覆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皵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

余藏西廬翁晚大年江鄉淸夏冊思郎思翁藏本頓有大年超軼絕塵之致

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淸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

思翁此論甚爲賞鑒家下鍼砭也世之聽聲隨影者盍深味乎此言

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滄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構染猶是南宋人手迹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覯再過始知嘗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眞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

十洲畫傳世極少余所見仇蹟可稱精妙真高出衡翁之上

後為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艷及覩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為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都王長公所每覩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為何如

米家畫法全是化工靈氣結撰而成不可以筆墨蹊徑覲也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洒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濶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輙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

以造化爲師故能胸次廓然脫盡筆墨畦徑

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

元四家之追宗董巨國初四王之取法元四家眞是一綫相承

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元季諸君子畫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

臨摹古人必要得其神氣方有心得如徒摹擬形似終無人處

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盍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

讀此華源畫可想像得之

得北苑三昧即得米家三昧也

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耶苑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朔旦至金閶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葱眞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予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

可稱古今三絕

苑鳥能夢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袖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道人孤
清介不
要譽
所以傳
千古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舩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人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

思翁尚然如此可見兼長之難

倪黃當時可稱壓倒元白

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為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為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唯董巨獨行外此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尚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子非不好元季四家畫直

十洲畫雖極精妙完爲工刻未免俗氣不能如癡翁之以畫爲寄以畫爲樂也

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葢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

衡翁書從趙文徵風韻中來其舒展自如之趣已遠不逮矣

雲林淡墨一種可謂

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盖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

獨邁千古非後人所能學步

游戲爲之自然入妙故知趣文皎之不可及

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强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恭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紀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絶、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啟、南、本、色。此

拙中有巧學者最宜玩味

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藏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

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推到神氣乃生宗旨殊不同也

迂翁畫若淡若濃其趣異也

肖大癡者。子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葢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徐熙筆墨神逸視黃筌之姸麗甚品自高出其上而反瑕疵之適足爲識者所笑耳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己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閻立本以爲盧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

古人氣誼讀此令人景慕

思翁此論眞千古不易可以折衷

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雋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

論極精確

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玉峯之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鎭、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如此真得秋景之神非畫家筆墨所能到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

親歷其境方知古人詩語之妙

畫石用皴方顯石之妙處如徒事眶廓有

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眞、人、語、千、載、不、可、復、値、也。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于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鉤、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

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顚。生平畫石甚多。獨此

何趣味

畫開亭石須將透漏二字參悟始足盡畫石之訣

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人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眞堪與萬乘埒也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鉤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

古大家各有精詣須博覽其妙自然識見超越是以權衡今古

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為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

即此數則已有無窮妙景

哉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交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

向見趙仲穆臨本卅格神韻無美不臻近

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
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
畫甚奇。名則諂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
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
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

有出藍之美

高尚書不師北苑爲能夢見南宮耶

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

雲林迂癖性成概可想見

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真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欵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荊蠻民今藏余家霅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

元之趙集賢高房山與倪黃吳王皆作伯仲間不能軒輊也

葢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譬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讖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

雲林畫天眞幽淡脫盡縱橫習氣爲元季之冠人皆宗北苑迂老崛强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鎭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

大年尚有無書之誚而況庸史耶讀此眞欲令人擱筆

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論皴法 附

明 陳繼儒

諸家皴法各有門庭不能相混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云芝蔴皴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皮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得勢爲作畫第一緊要

論畫

明 趙左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爲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即平常亦不爲庸山坡得勢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即在理勢之中至於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

觀此足見良工苦心不肯一毫苟且

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全在用意構思方能邱壑靈奇不同蹊徑

處先以朽筆爲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糢糊襯樹要體貼蓋取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篠蔓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爲煙嵐雲岫必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合其起處至結處雖有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不渙散則山不爲煙雲掩矣藏畜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叅半使紆迴而接山之血脈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

位置

取勢之法純乎運實於虛非筆墨畦徑所得而拘也

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景者合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神理湊合乃爲高乎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拘攣若非用筆用墨之高韻又非多閱古蹟及天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古人成家立名自有數十年功力淺學焉能夢見

西廬畫跋

王時敏

畫雖一藝古人於此冥心搜討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迺能垂千秋而開後學原其流派所自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皆本荊關元之四大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誇巨手然多追逐時好鮮知古學即有知而慕之者有志倣傚無奈習氣深錮筆不從心者多矣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

形神俱得方爲純詣

先生傾倒石谷如此足見先輩之虛心好古非近今人所能及

追古法亦不過專學幾家豈能於歷代諸名蹟盡得其閫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逼眞形神俱似羅古人於尺幅萃衆美於筆下者五百年來從未之見惟吾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固自胎性帶來其於畫學取精去粕研深入微見解與時流迥別又館毘陵者累年於唐孔明先生所徧觀名蹟磨礱浸灌刓精竭思窠臼盡脫而復意動天機

臨古之功耕煙翁為當代第一非諸家所能望其涯涘

石谷功力先生如此表揚可謂不遺餘力

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了百了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非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塵影也近過倣盧為余作雪圖長卷兼用右丞營邱法其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極其致宛然天造地設不能增減一筆而皴擦勾斫渲染開闔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文少陵詩無一字無出處今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俱化心思所至左右逢源不待倣摹

先生好古情深愛才若渴讀此令人嚮往

而古人神韻自然湊泊筆端者要皆元本之功耳余於畫道有癖嗜顧以資質鈍劣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數輩亦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盤礴如古人忽復現前詎非大幸然猶恨相遇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慳也自慚椎魯無文於妙繪神奇未能磬揄萬一聊識古法源委幷我兩人定交因緣以見絕

彝固自有眞且以訂歲寒之盟云耳

右丞江山霽雪圖爲馮大司成舊藏者後歸新安程季白余昔年京邸與程連墻朝夕過從時得展玩迄今三十餘年不知此圖屬之誰氏自分此生已不復再覩矣前歲偶過沈伊在齋頭見石谷所作雪卷寒林積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眞境宛然輞川筆法蓋因淵思兼得神解於古人同鼻孔出氣下筆自然契合無待規摹昔

惟有水慧
足以當之

人評右丞畫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以題此卷亦復何忝余實愛慕未能暫釋諸懷顧以日久漸忘不無悵悵今伊在同余爲廣陵之游携至舟中復得縱觀累日追憶右丞眞蹟宛在心目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詎非殘年大幸因書其後聊以志快若伊在石谷筆精墨妙塤篪競爽作家相遇故宜其擲撤乃爾又不必贅論矣

石谷少負盛名又復悉心探討閱一時創有一時進境其造就眞不可限量

石谷畫道甲天下鑒賞家定論久歸然余比年每見其新作必詫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及纔見則又過之未知將來所詣果何底止昔柳子論觀文謂如懸衡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欲令吾俯莫若增重其文苟增之不已將懼吾首至地余觀石谷畫亦然石谷日進乎技一樹一石無不與諸古人血脈貫通如子久遜韻出塵學者僅能摹其郛廓乃獨奪神抉髓使之重開

向藏耕煙
倣江貫道
巨幀蒼渾
沈着墨氣
濃厚深得
巨然神髓
迴出貫道
規格之外

生面尤非時流可幾萬一余展玩服膺不覺弛氣懾墨豈但首之至地也哉

江貫道專師巨然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濃淡渲運爲主鄧公壽作畫繼在巖穴上士之列爲南宋第一名家石谷此圖林巒映帶峰嶺紆迴皴染位置悉得巨然三昧雖規模貫道而取精去粕遠出於藍自非於逸園有殉知之合何以得此歎羨歎羨

辛丙春於滬城得石谷倣山樵紙本巾幅山石用卷雲解索皴離披錯亂不可端倪景極幽闃蒼莽之極溢於紙表非石谷畫境入妙味也

石谷此圖雖倣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為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婁携以見貽余初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遽奪每為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飽玩累月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

宣和主人於萬幾之下游戲丹青山水樹石外間作花鳥蟲魚用以寫生適興其措意用筆處往往迥出天機超然塵表絕非尋常畦逕可及

張僧繇畫神奇超妙脫盡筆墨蹊徑爲古今獨絕楊昇豈想從僧繇得來猶王谷之後有米老也

筆墨兼擅方臻妙境

此江渚秋晴卷純倣楊昇不多用筆全以色渲染成圖疏爽高奇如三代彝鼎照人洵稱希世之寶舊爲余所購藏後歸虞山宗伯旣閒遭鬱攸之厄時復悵然於懷不意石谷乃能追意臨摹不爽毫髮過婁携以見眎反覆披翫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欲喜不能釋手惜原本先爲六丁取去弗獲爲延津雙龍之合耳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

學者須領取此中微妙自然出人頭地

向藏有谷倣趙榮祿絹本大幀高華工麗眞得文敏法外之趣

不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此圖爲孔明先生作峰巒樹石大率規模承旨然趙於古法中以高華工麗爲元畫之冠此尤以淡逸見奇筆墨兼妙從董巨伐毛洗髓得來故於倣古皆能超軼其上非獨承旨此圖亦一證也菴與孔明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不然何以抛撇逗漏至此

昔董文敏嘗爲余言子久畫冠元四家得其斷

癡翁畫境學者能融會卷端筆墨自然登峰造極

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而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蓋以神韻超軼。體備眾法。又能脫化渾融。不落筆墨畦徑。故非人所企及。此誠藝林飛仙。迥出塵埃之外者也。余二十年前過荆溪。一鉅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以遄歸弗果。既聞此卷有爨桐之厄。幸而所損無多。復爲精鑒者購藏。益信有神物呵護。一江帶隔。不能鼓枻往觀。然殘年猶作妄想。庶幾旦暮遇之。去冬吾

向見石谷摹子久畫冊一幀筆情古淡深得癡翁神髓却與二王規格不同

友陸子梓亭歸自毘陵云見石谷子臨摹一卷神采覺異常筆因思石谷於宋元名蹟摹倣無不奪眞子久猶其所深詣定知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不敢望見眞跡見此摹卷足矣中心卷卷然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適石谷再過小齋并携孔老照老二跋見眎益令人棖觸豔羨營魄囘皇不能自已雖石谷許以別摹貽贈然渠應酬紛遝食息不皇安得有千手

舊藏奉常翁倣大年湖鄉淸夏橫冊境界空靈氣味濯古想即從此圖得來

眼以慰余夢寐之求耶兩卷余皆未得寓目特紀平日積慕與無緣披覯始末以堅石谷息壤之盟焉耳

余家藏趙大年湖鄉淸夏圖柳汀竹嶼茅舍漁舟種種天趣非南渡後人可及石谷此圖彷彿相似而淸遠疏朗過之洵稱冰寒於水

書畫之道以時代爲盛衰故鍾王妙蹟歷世罕遘董巨逸軌後學競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時風

思翁紹倪黃絕詣眞有開來繼往之功

南北兩宗自古相爲枘鑿石谷融化毫端

氣使然也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趙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泉董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熸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衰詭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諸名家無不摹倣逼肖偶一點染展卷即古色蒼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尋眞且倣某家則全是某家不雜一他筆使非

集其大成眞不愧爲書聖

知己難逢古今同慨

題款雖善鑑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卽沈文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嘗謂石谷惜生稍晚不及遇文敏公使公見之不知如何擊節嘆賞石谷亦自恨無緣時爲惘惘今此卷雲煙滅沒林木鬱森全從營邱巨然得筆而兼燕文貴之景物萬變尤稱生平合作今秋將赴櫟園少司農之招欲卽用爲贄因出以示余而屬爲標置盍櫟翁風流博雅爲士夫之宗精鑒之癖其於石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惲翁與石谷知己也

谷相慕甚殷一見訢合固不待言而石谷感遇殉知殫其靈心妙指爲清閟几席之供者瑰異更不可數計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也初郎不遇文敏今得遇司農已足快平生矣又何生不逢時之慨哉

石谷此圖爲以翰張君飛鶴來庭而作其林木蒨蔥峰巒峭拔巖然伯駒仙山樓閣圖而秀逸過之令觀者有飄飄霞外之思蓋鶴者仙侶其

向見松年畫冊筆墨工雅色澤妍麗允爲南宋大家惟幾顧不

九皐之響萬里之心正與以蹈貞姿遠性互相吸引故宜翩然來下依止軒墀而又得石谷以神妙之筆繪成長卷雲氣滃滃其間他日挾之遨游八極當如蘇公駕鶴往來更無待僧繇畫龍點睛矣

松年畫秀美絕倫然猶未脫蹊徑一入石谷手便超逸高妙乃爾此眞蓺林絕致古今罕二安得不令人傾心嘆服哉特題其端以識獲觀之

足由其落筆不超也

奉常翁畫一點一拂

李

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穠纖澹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遒峭蒼莽中轉見嫵媚纖細而氣益閎塡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爲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眞蹟余平生所見幾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

皆從癡翁神韻中來出其研求於平日者深故流露於腕下者皆也四王雖同學大癡獨門廬可稱广久後身

皆境至此登峯造極足以賦癡翁傲白石

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壁畢竟以富春圖卷為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為晉陵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為任辛侍御對臨真本今將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婁話別因攜此卷見际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癡二百年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况者

何論時史哉

徵之今日端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鉅觀雖欣羨有心未敢輕請迺蒙石谷慨許舐筆兼欲索侍御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侍御清風峻節砥柱頹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皈嚮亦已有年顧髦衰無由披覩今邀借芬藹被以餘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閒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

筆墨如此
已臻化境

盟未寒瓊枝之投有望矣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其不爲法縛意超象外
處總非時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脫化無垠元
氣磅礴使學者莫能窺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難
惟石谷深得其神髓尺幅巨幛無不亂眞此卷
爲高足苻文作凡林壑之開闔蔽虧煙雲之變
幻滅沒寓法度於縱放之中得奇趣於筆墨之
外山樵奇秘密藏指授已無餘蘊苻文得此心

摹手追，行見黃鶴一燃。近在虞山，相續無盡，詎非藝林快事耶。書以志喜。

石谷於畫道研深入微，凡唐宋元名蹟，已悉窮其精蘊，集以大成。聲名驚爍海內，遠近丏求者戶外屨滿，欲作鐵門限久矣。近從鹿城舟次得快覩巨冊，摹古共二十幀，筆端變化，於前喆神韻，種種各極其致。展玩迴環，如探海藏，如羅寶網，不覺目眩魂搖。但惜先有所歸，不獲乞爲家

家藏石谷葑溪草堂卷長不滿四尺而作景之妙寫意之工一一與此圖脗合真晚

秘。朝夕坐卧其間猶不勝悵惘耳。

石谷畫。囊括古人。凌軼近代。聲名震爍海內。無待縷述也久矣。邇日過婁。携一巨卷高尺有咫。而長則數十倍之。乃為高弟西園作者。初猶秘不示人。既從其篋中搜得。纔一展觀。便覺煙雲滿紙。其間雲巒層疊。林木蓊紆。蒼蔚蒙茸。恍迷出入。而尋源抉奧。飛泉曲磴。歷歷分明。且皴斫枸點諸法具備。變幻無窮。一以高古蒼蔚為主

年神妙之
蹟不易得
見也

總之化機在乎元氣淋漓合荆關董巨爲一揆有不期然而自然者眞極藝苑之能事爲畫禪之大觀也吳中自文沈唐仇之後有石谷子畫道始樹正鵠及門者英俊輩出爭奇競爽今又有此卷爲矜式使學者知所嚮方將來虞山一脈筆墨之盛正未知所止余衰耄殘年猶及見之可勝慶幸

吳門自白石翁文唐兩公時唐宋元名蹟尙富

明中葉時吳門畫道宏啓文沈從沙衡神韻中來唐則專師李睎古倪黃一振有董思發獨得心向此盡品之所以高出前人上也

鑒賞盤礴與之血戰觀其點染卽一樹一石皆有原本故畫道最盛自後名手輩出各有師承雖神韻浸衰矩度故在後有一二淺識者古法茫然妄以己意衒奇流傳謬種爲時所趨遂使前輩典型蕩然無存至今日而瀾倒益甚雲間董宗伯後亦云良可慨也虞山王子石谷天資旣高又師事廉州受正法眼藏規模古人遂得三昧茲偕廉州過訪請余盡出所藏宋元人畫

非於此中探討數十年者不能臻此境界

縱觀多有悟入能於筆墨之外抉摘其元妙尤爲時流所難將來精進未見其止此卷徧倣宋元諸家皆平日偶見名蹟蘊之胸中而畢之筆端者氣韻往往奪真眼之所見手輙隨之自是當今絕藝吳中畫道之衰端賴振起不獨稱雄一時矣可勝嘆服

丹青家具文秀之質而渾厚未足得遒勁之力而風韻不全至如石谷衆美畢具可謂毫髮無

遺恨矣此圖深沈滄遠元氣靈通尤稱合作頁可寶也

約庵先生畫傳世極少余僅見小冊一頁與此論脗合因記於此

功夫留神

染香庵跋畫

王鑑

蘇州刺史張約庵先生書法山谷畫宗北苑得其三昧不拘拘形似也此幅爲程子餘中所屬樹石蒼潤筆墨遒美尤稱合作惜畫未竟而先生謝世餘中藏之笥中歷觀近時畫家皆不足相續一見石谷遂以屬之石谷曰吾學力未至姑緩之藏之又三年復舉以相示石谷笑曰可以承命矣乃澄心歛氣慘澹經營忽起奮筆竟

化時方能有此境界

日而就不啻如出一手今春余臥病半塘餘中攜以見示謂余曰吾得此畫如獲天球且兩公爲吾點染亦異尋常非子爲之闡揚千古韻事幾於泯滅余謝不敏因思向年游秣陵見魏府收藏叔明雲林合作後至長安又見子久山樵合作渾然天成不可分別意謂先輩風流難乎其繼今得過此頓還舊觀不意石谷之藝一至此極獨念白首時移故交零落約庵墓木已拱

名論不刊

此余之所以悲喜交集者也餘中其珍藏之不遇法眼勿以輕示

畫之有董巨如書之有鍾王舍此則為外道惟元季大家正脉相傳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後幾作廣陵散矣獨大癡一派吾婁煙客奉常深得三昧意此外無人客冬遇王子石谷沈子伊在於金閶得觀所作俱師子久而各有出藍之妙不啻如朝彩敵夜光令人應接不暇也此卷乃

庚午春於京邸得廉州倣梅道人谿亭秋色山幅石谷題爲墨氣若潤直逼董巨南田翁以爲定論余以

石谷一夕所成以贈伊在者余見其筆法遒美元氣淋漓愛之不忍去手幾欲學米顛據船無賴但非所以待知己爲題數語而歸之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眞則知形影無定法眞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故論畫者有神品妙品之別有大家名家之殊絲毫弗爽也成宏間吳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爲

無意得之
而春明賞
鑒家均極
艷羨此幀
計與余周
旋蓋十年
於茲矣

捻前絕後邇來弧矢價高文章氣獨所謂筆底
煙霞胸中邱壑蓋百千人僅一見吳門一雲沈
子虞山石谷王子皆從余游沈子爲白石翁後
人王子爲大癡鄉晚兩人俱靈心妙腕相得甚
歡相益非淺今觀石谷所贈一雲長卷煙嵐變
幻林皐蕭瑟巨然在焉呼之欲出矣昔白陽罄
室同出待詔之門名滿江左余自愧弗及文翁
二子迥高卅於陳錢之上師不必賢於弟子信

此冊於鳳後得之係絹本筆墨瀟洒倣米元各家均臻妙境

然哉。因題數語。以志自幸。歲在庚子小春既望。

婁東友人王鑑漫跋。

吾郡畫家。文沈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畫道最盛。頗知南宗正脈。但未免過於精工。所乏自然之致。余此冊。雖不能夢見古人。幸無縱橫習氣耳。

畫學心印卷三

男鳳墀校字